

从英格兰花园到现代荒原

——《水泥花园》中的“卑贱”书写

宋思雨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水泥花园》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杰克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在父母相继去世后四个孩子共同生活的故事,其中的哥特式色彩让读者感到战栗不安。小说的标题也隐喻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传统英格兰式花园的堕落。通过描述现代社会中异化个体怪诞、恐怖的情感体验,麦克尤恩在批判压抑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追寻恢复社会秩序的路径。通过在克里斯蒂娃“卑贱”理论的观照下,分析小说中人物怪诞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挖掘文本的文化政治内涵,探讨作者通过卑贱书写所传达的人文与政治关怀。

关键词: 伊恩·麦克尤恩;《水泥花园》; 克里斯蒂娃; 卑贱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6-0556-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0223073

From England Garden to Modern Wasteland: “Abjection” in *The Cement Garden*

SONG Si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s Ian McEwan's first novel, *The Cement Garden* tells a story of four children living together after their parents died from the protagonist Jack's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It shocks readers with its Gothic elements and a metaphoric title for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ngland garden in the wake of increasing industrialization. By describing the grotesque and terrify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alienated individuals in modern society, McEwan does more than just criticize the repressive capitalist system, attempting to explore ways to restore social order from anomie and decadence. Under Kristeva's theory of abje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underlying the bizarre behaviour of the characters; meanwhile, it ventures to reveal the novelist's humanistic and political concerns alike and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Keywords: Ian McEwan; *The Cement Garden*; Kristeva; abjection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出生和成长于二战后,是英国当代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水泥花园》尽管是麦克尤恩的第一部小说,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诸多主题已经深刻体现出作家意

收稿日期: 2023-02-23

第一作者: 宋思雨,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现当代英国小说。E-mail: 15896724261@163.com

识及其创作风格。批评界通常从生态主义、伦理、创伤、叙事技巧等角度挖掘小说的内涵，并将这部小说看成是一部“变态的成长小说”^[1]，认为其反映了“当代城市以暴力和荒诞为特征的生存状态”^[2]。不少学者从精神分析层面来解析小说中孩子们的异常行为，例如姜晓渤从拉康的主体与欲望理论入手，认为小说中的孩子是“困于主体欲望和社会秩序中无法自拔”^[3]的受害者。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将象征秩序看成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忽视了主体逃离象征秩序的可能性，仅仅将其失范行为视为受困于象征秩序下的必然结果，忽视了作者寄予小说人物身上的反抗性。此外，马希努尔·阿克塞希尔（Mahinur Akşehir）以拉康的“象征秩序”概念以及克里斯蒂娃的“科拉”（Chora）^[4]概念为切入点，认为孩子们“永远不可到达拉康理论中的真实界，因此他们为保护母亲所做出的无休止的努力意味着他们通过抵制象征界并留在科拉中而获得享乐”^[4]。但是，对其心理机制的分析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忽视了小说的创作背景与目的，没能看到小说的积极意义。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入手，旨在为解释小说中孩子们一系列异常行为的深层动机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

一、“恐怖尤恩”的现实关怀

在其成长历程中，麦克尤恩亲历了英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剧变，深刻理解了社会中的生态、文化和伦理等危机。与其同时代作家马丁·艾米斯、安吉拉·卡特、朱迪斯·巴恩斯等一样，麦克尤恩同样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其作品大多反映了人们如何在社会危机中被异化和扭曲，传达了其对社会状况的反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焦虑。与大多传统作品不同，他的小说呈现出诡谲、怪异的风格，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是畸形、变态的，他擅长“用细致的语言将噩梦与死亡相结合，将性欲与日常生活的琐事联系在一起”^[5]¹⁸⁵，因此他被人称为“恐怖尤恩”（Ian McCabre）。目前，学界广泛认为其作品中的怪诞主题不仅凸显了人性的罪恶与堕落，而且“隐喻了道德与政治的问题”^[6]²。这一观点也将在本文中加以印证。

同时，《水泥花园》可以看作是一部典型的“英国状况”小说^②。“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

普遍的城市荒地为背景，暴躁、专制的父亲以及母亲的死亡实现了主角们的自由，这一情节具有政治和社会意味。”^[7]⁶⁵目前，对小说的社会和政治内涵的解读尚有待补充。本文通过揭示作者如何通过卑贱书写反映英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下个体的命运变数，试图重估小说深刻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者，麦克尤恩在哀叹传统英格兰花园的失落的同时，也在努力探寻重建一个拥有新秩序的现代英格兰花园的可能性和出路。

二、失序的英格兰花园和失落的英格兰人

花园素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意象，象征着自然、和谐与秩序，能够起到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自莎士比亚以来的作家们通常将英格兰比喻成一个大花园，由此花园意象逐渐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隐喻。作为英格兰民族特性的象征，花园意象“不仅承载文化愿景，而且发挥批判社会弊端的作用”^[8]。英国作家们通过花园隐喻来感叹国家的衰落，麦克尤恩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与传统典雅的英格兰花园不同，小说《水泥花园》中的花园不再生机盎然，而是由水泥堆砌而成，且在父亲死后由于无人打理，“花园里的假山已经碎成了一堆，杂草丛生”^[9]³⁹，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牺牲品。这投射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批评与警示。

同样，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出堕落、倒错的姿态，这一点可以从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解释。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开创了带有其个人气质的“卑贱”理论，为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卑贱人物形象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这里首先需要界定“卑贱”（abjection）的概念。在克氏理论框架之下，卑贱

①“科拉”（Chora）最早见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其意指原始、污秽、意义流动的母体，是一切欲望的起源和滋养的来源，同时也是一个混沌的场所。

②“英国状况”小说：指19世纪40至50年代直接涉及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英国小说，比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该词出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者并非是指社会地位低下、卑微的人，而是特指父权制象征结构中由于其内在的异质性和不可纳入性而受到压抑和排斥的成分。卑贱由于无法被命名，因此可以召唤出那些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比如人对意义消解的恐惧、对缺失的焦虑以及回归原初的欲望。克氏笔下的卑贱具有多重意指，包括“不洁”“缺失”和“边界”，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其含混性在于“‘贱斥’(to abject)的行为和‘成为卑贱物’(to be abject)的状态之间的滑动”^[10]。

基于前文所述卑贱的概念，笔者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卑贱的特征，具体如下。首先是“不洁”性。小说中的杰克满脸痘痘和粉刺，在父亲死后“干脆放弃了所有个人卫生的例行习惯”^{[9]16}，反而将此视为一种自由；瘦骨嶙峋的苏由于酷似外星人的长相而受到其父亲和杰克的嘲笑。小说对这家人住所的描述同样可以窥见其形象特点：在母亲死后，家中卫生无人打理，“到处是长了毛的盘子、苍蝇和绿头蝇、已经坍塌四处蔓延的那一大堆垃圾”^{[9]88}。居住在此种环境中的孩子们自然成了“不洁”之物。此外，在所有的卑贱物中，尸体是最不洁的。母亲死后，孩子们没有报警和为母亲举行葬礼，而是将母亲用水泥封闭在地下室中，这一情节使得卑贱达到了顶峰。面对作为卑贱物的尸体，孩子们并非像普通人一样避之不及，反而是将自己放逐在生与死的边界之外，承受着随时可能被卑贱吞噬的危险，这也是让读者产生震撼的原因所在。

其次，使人感觉卑贱的“是那些搅浑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是那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11]6}。卑贱者一直游走社会秩序的边缘，具有破坏和叛逆的特性。小说中的孩子们在象征着掌权者的父母相继去世后，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和道德指引。例如，杰克在明知父亲患有心脏病却仍将重活都留给他做，在救助心脏病发的父亲的黄金时期没有采取行动，而是故意忽视求救信号，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我觉得是我促他走上了不归路”^{[9]3}，但他却并不因此而自责内疚。此外，汤姆的异装癖和时间感错乱导致其无法对自我产生认同，也因此有悖于社会道德规范。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人们普

遍会将那些不能明确地归入传统标准或类别的事物视为是不洁的和具有威胁性的^[12]。那么面对这种卑贱，人们要如何回应呢？最直接和常见的方法就是排斥。由于卑贱会导致主客体间的区别消失，出于对用以确定自身纯洁性界限被消解的恐惧，人们会采取贱斥他人的措施。正如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说，排斥卑贱这种行为“组成了集体存在的基础”^{[13]217}。不仅是个体需要依靠贱斥行为来建立自我的主体特性，社会集体同样依赖其建立和延续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贱斥行为是主体和社会形成的重要过程。这种贱斥在小说中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物质层面，体现为主人公所住街道的房子由于要建设一条高速公路而全部被推倒，“如今它就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空地上，荨麻围着皱瘪的罐头盒窜出头来”^{[9]18}，逐渐被现代文明所遗忘。其次是精神层面，体现为他们在水泥房子中自我封闭，家中从来不接受客人，孩子们与社区的其他孩子也格格不入。空间在此处起着建构身份的作用，社区作为一个具有平滑内部机理的空间具有整体性的特征。然而，不管是房子的例外性还是他们自身行为的越界性，都会使得这个日常空间生成缝隙，这对于整个外界而言是一种威胁。因此，被视为卑贱者的孩子们自然成了被排斥的对象。

三、卑贱的生成与回归

小说写于撒切尔执政的前一年，当时的英国在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不断衰退，传统帝国的光辉早已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外界，人与人之间出现异化、疏离，人们倾向于自我隔离。小说中的水泥花园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不仅是主人公的房子和花园是由水泥建造而成，整个现代城市都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泥荒原。现代人的精神发展滞后于快速的物质发展，人在巨大的社会生产力面前变得渺小，面临着精神和信仰双重危机，亟需建立新的信仰，获得精神拯救。人们处于新与旧、发展与落后的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被称作“阈限阶段”。在这种状态中的人处于一种无位置状态，其社会身份遭到悬置，具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仪式主体(passenger)的特征并不清晰；他从本族文化中的一个领域内

通过，而这一领域不具有（或几乎不具有）以前的状况（或未来的状况）的特点。”^{[14]95}小说中的水泥花园作为一个实体无疑设立了一个边界，不仅在表象上表现为冰冷的物质边界，还表现为一种无形的界限，意味着与外界社会的割裂，预示着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即人际交流的困难。小说中的孩子们身处“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生与死的边界，不肯跨越，他们沉浸在过去，不愿打破现状而耽于享乐（*jouissance*），汲取着渴望已久而又来之不易的自由，从而无法看到这种自由的虚幻本质和致命影响。

阈限阶段是主体自我身份构建的必经之路，无法通过这个中间地带会导致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发生错位。孩子们的越界行为正是他们对自我主体身份不清晰的必然结果。例如，孩子们在母亲死后拒绝举行葬礼就是阈限困境的体现：母亲的去世隐喻了他们生活模式的剧变，即他们要重新与社会进行连接，而葬礼仪式的举办就意味着阈限阶段的通过，他们因此将被迫重新对自我身份进行定位和确认，可能会被福利机构接管，或者被迫分开而开始未知的生活，这种未知对于主体而言是令人恐惧的，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卑贱的回归。

除此之外，在解释卑贱的成因时，克氏还借助了弗洛伊德的“暗恐”（*the uncanny*）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源于人们与母体的分离焦虑。在其理论中，儿童在最早的发展阶段会出现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现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幻想会受到压抑，这里指的是“宫内生存（*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幻想”^{[15]152}。这种原始压抑（*primal repression*）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中，在被触发时便令人感到害怕，侵扰和威胁人的生存状态。与弗氏认为压抑潜藏于人的无意识中的观点不同，克氏认为人类始终处在原始压抑的边界上，这种压抑会将主体“拖拽到社会和生活边界消失的地方”^{[11]206}，而卑贱就是被压抑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解释原始压抑的形成机制时，克氏借用了“科拉”（*chora*）一词，意指原始、污秽、意义流动的母体，是欲望的起源之地。起初，婴儿渴望脱离卑贱母体进入象征秩序以实现真正的独立，但是由于“压抑是象征秩序维持自身的手段”^{[16]206}，符号秩序将科拉视为不洁之物的渊藪，对其产生

抗拒和排斥，即否认和压抑人们的欲望和要求，进入符号界意味着自身的异化。因此，正式进入象征秩序后的主体由于缺失而无法达到圆满，于是渴望重新回归母体，但这种回归是永不可能满足的欲望。

小说中的情节所反映的正是卑贱化的运作逻辑。小说多次出现对两个男孩如何依恋母亲的描述，杰克装病逃课回家只是为了独占自己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汤姆总是喜欢“一件衣服都不脱地爬上母亲的床，依偎在她身边”^{[9]29}，母亲去世后，汤姆把大姐朱莉当作自己的母亲，出现了一系列倒错行为，声称自己是一个奶娃娃。两人都渴望回归母体，但是父亲始终横亘在他们与母亲之间。母亲象征着爱和母性，是人们在成为真正主体之前所依恋的人。在象征着统一和秩序的父亲死后，孩子们终于得到了毫无阻隔地同母亲亲密相处的机会，但母亲的死亡又宣告了这一回归母体行动的失败。对实现这一回归的渴望，或许也是他们将母亲藏尸家中的原因之一。

四、自我卑贱——失败的主体之旅

在克氏的理论中，主体总是在成为被贱斥物和贱斥他人者之间不断滑动。为了确保自我主体的存在与稳定，他们否认自己的卑贱，不断划分各种边界，因此总是处于永无止境的疲倦中。实际上，由于卑贱存在于每个人内里，这种区分和排斥行为注定是徒劳和失败的，对卑贱的拒绝注定招致更进一步的失落。那么，主体在卑贱面前只能是被动姿态吗？他们又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基于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理论，克氏发现“本能冲动已经成为符号的冲动，是‘精神与肉体’的结合点，它把身体从同质的外壳下抽取出来”^[17]。基于此，她进一步提出在卑贱中“有一种强烈而又隐隐的反抗”^[11]，人们借助卑贱这种本能驱力可以完成对象征秩序的颠覆。因此，承认卑贱的力量、迎接卑贱的回归进而自我卑贱，或许是一条可能的反抗道路。

孩子们的我行我素和倒行逆施可以看成是一种在各种危机混合背景下的反抗姿态，这种反抗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对父权律令的背离、对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挑战以及对法律秩序的蔑视。首先，小说中的母亲和孩子们都受到以父亲为代表

的父亲制度的贱斥,母亲在父亲面前姿态卑微、沉默失语,杰克总是被父亲忽视、嘲笑,跟父亲一起干活的时候看到他“背后苍白无奇的天空映出他的剪影”^{[9]12},这体现了他们如何生活在父权制度的阴影下。杰克的叛逆行为就是对父系制度最大的嘲讽。小说中曾写到,他有着强烈的跟父亲进行权力争夺的欲望,比如他会故意和姐姐讲嘲讽爸爸的笑话,以进行小小的反抗。父亲的死亡象征着父亲权威的失效,杰克从此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在家中充当权威,并且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其次,乱伦行为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反抗,不管是杰克和朱莉两人的越界结合,还是他们以游戏为名对妹妹苏的侵犯,都是不为社会道德接受的行为。最后,藏尸是对法律制度的反抗。小说中的孩子们缺乏法律意识,通过将尸体藏于家中,他们视法律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驯化武器,拒绝遵守社会秩序和规范。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同拉康的路径一致,克氏同样从语言学进入到精神分析领域来讨论主体问题,在拉康的三大秩序理论^①基础上,克里斯蒂娃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号界”和“象征界”两大秩序,前者是母系秩序的流动场域,又称为“科拉”,后者同拉康意义上的父系秩序相似,代表着本质统一和规定性秩序。根据拉康的观点,主体指的是被驯化和阉割了的失落主体,受制于父系权威的强大权力而无法逃逸^[18]。相比起来,克氏笔下的主体会更加积极和具有革命性。她的理想主体是可以自由穿梭的过程主体(subject in process),而非拉康理论中那始终不变的、符合秩序的稳定主体。克氏曾将这个理想主体的角色定义为一种超象征秩序的权威,代表着原初异质性,从那个原始、混沌的“科拉”中通过排斥而走出,既能够在象征界中占据和维持自己的一席之地,又要躲避象征秩序的审查,不被编入其中被其消化,维持自己的否定和批判性,进而维持自身的诗性存在^[19]。过程主体的自由表现为否定的自由,主体随时能够利用自己那不可象征化的异质性而反抗和贱斥它,有自由和能力穿梭在两种结构之间,从而完成构建一个全新的象征秩序的革命。

在克氏的理论框架下,卑贱最终可以带来新生。但很显然,从小说的情节上来看,孩子们并没能通过自我卑贱获得精神的重生,反而陷入了

迷失。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所代表的正是资本主义大他者所统治的、同一化的、理性的象征空间,而作为父系权威代表的父亲在去世之后,水泥花园这个逼仄的空间隐喻了无法被象征秩序同化、失序的、混乱的“科拉”。其间的一切社会秩序规则都被悬置,一切行为都只受到原初欲望的支配。孩子们拒绝接受理性和统一,逃离了象征秩序,通过与母亲尸体的共处在象征意义上实现了母体的回归。将尸体置于房间中,意味着他们总是生存在边界上。这无疑是危险的,但这种危险同时对于主体而言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是一种“享乐”(jouissance)。究其原因,“科拉”本身是一种过度强调异质性和差异性的结构,缺乏能够使主体建立自身特性的基础,从而无法支撑主体对意义的追寻和有目的的生存。因此,由于缺少否定对象,此时的主体生命内部的原始驱力无处发散,最终将陷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享乐”对于主体而言既诱惑又吞噬。一旦耽于享乐,主体在享受愉悦的同时会陷入其中,从而无法形成真正的主体。

正如前文所述,克氏笔下的符号界的局限性体现为非总体性、破碎性和缺乏体系的内在本质。一个人要想真正超越这种“空无”而成为真正的主体,必须要逃离符号界,走入象征界,这是必经之路。除了孩子们本身没能在符号界和象征界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另一个导致反抗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象征界本身意义的逐渐消解。在各类现代性危机的威胁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异化,即便是回归了象征秩序的主体也面临着被其意识形态所消解的风险。因此,要想真正成为克氏笔下的理想主体,孩子们不仅要保证自己不被象征秩序所同化,还要能够凭借自身的否定性和颠覆性使得象征秩序的崩溃成为可能。小说最终以大女儿的男友德里克发现了藏于水泥下的尸体,叫来了警察带走四个孩子作为结尾,这一情节隐喻了象征界秩序的介入,“打破了孩子们梦幻般的生活,预示了一种道德和社会秩序将得以重建”^[20]。这或许是一种反转,预示着孩子们还有希望从混乱、失序的环境中走出来,在进入象征秩序后成长为更加成熟的主体,进而去颠覆已经失序的秩序并建立新的象征秩序。

③ 拉康的三大秩序理论指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

五、结语

《水泥花园》以一种麦克尤恩式的风格投射了其本人的社会和文化观念。精神分析理论或许不能完全揭示该作品深刻的社会价值，但却能够为人们理解这部小说提供一个窗口。本文尝试用克里斯蒂娃原创的“卑贱”理论来阐释这部小说的深刻内涵，指出小说角色与卑贱人物之间存在相似性，孩子们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卑贱”的生成、被压抑及回归的过程。小说结尾处的“卑贱”也不再是“不洁”、叛逆的边缘者特征，而成为了孩子们反抗的潜力。

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英国在经历物质空前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生存危机，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和焦虑。作为一个有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作家，麦克尤恩延续了英国文学的花园书写传统，通过对卑贱花园的颠覆性书写，写出了当代的“英国状况”小说，小说中的生态与精神危机揭露了现代文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扭曲。本文认为，小说中的越界行为隐含着麦克尤恩赋予小说人物的颠覆性的革命力量，因此该作品不仅具有破坏性，同时具有建设性，这一努力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DE CONING A. Perversity on paper: taboo, abjection and literature—Iain Banks' *the wasp factory*, Ian McEwan's *the cement garden*, and Irvine Welsh's *marabou stork nightmares*[D]. Grahamstown: Rhodes University, 2011.
- [2] COCHRAN A R B. Ian McEwan (1948-)[C]//STADE G, HOWARD C. British Writers: Supplement IV. New York: Scribner's, 1996: 389-408.
- [3] 姜晓渤. 象征秩序下的困顿主体——评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J]. 外国文学, 2013(5): 82-89; 159.
- [4] AKŞEHİR M. A lovely sleep: a psychoanalytic reading of *The Cement Garde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lens of Jacques Lacan and Julia Kristeva[J]. Manisa Celal Bayar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2, 20(Özel Sayı): 252-260.
- [5] STEVENSON R. The British Novel Since the Thirtie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B. T. Batsford, 1986.
- [6] RYAN K. Ian McEwan[M].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Council, 1994.
- [7] MALCOLM D. Understanding Ian McEwan[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 [8] 金佳. 英国文学中的“花园”隐喻与共同体想象[J]. 国外文学, 2022(1): 32-43.
- [9] 伊恩·麦克尤恩. 水泥花园[M]. 冯涛,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10] FOSTER H. Obscene, abject, traumatic[J]. *October*, 1996, 78: 106-124.
- [11]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M]. 张新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2] 玛丽·道格拉斯. 洁净与危险[M]. 黄剑波, 卢忱, 柳博赞, 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 [13] GEORGES B. Essais de Sociologie[M]. Paris: Gallimard, 1970.
- [14]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柳博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艺术 文学 恋爱 宗教[M]. 孙恺祥, 译.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 [16] KRISTEVA J.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7]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 陈永国, 译. 过程中的主体[C]//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120-172.
- [18] 雅克·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 译. 上海: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9]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诗性语言的革命[M]. 张颖, 王小姣,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 [20] BAXTER J. Surrealist encounters in Ian McEwan's early work[C]//GROES S. Ian MacEwan. 2nd e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13-25.

(责编: 朱渭波)